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十一章 笈多王朝及其后的佛教

第一节 笈多王朝的佛教

王朝的兴替

笈多王朝系於西元三二〇年，由旃陀罗笈多一世（正勤日王）所建，都於华氏城，领有中印度。第二主沙姆陀罗（西元三三〇—三七九年）即是新日王，征服印度之东部及南部。第三主旃陀罗二世（西元三八〇—四一四年），又攻略印度的西部及北部，领有印度平原及旁遮普之一部，并含加底阿乌尔半岛的地域，这是笈多王朝的全盛时代。

然在另一方面，自西元第五世纪以来，北方的白匈奴族（即是哒 Ephthal），蚕食西北印度，先占犍陀罗国。自笈多朝的佛陀笈多（）王死后，至西元五百年顷，白匈奴族的吐拉摩那（），即乘笈多朝的内乱而占据了中印度，笈多王朝因此崩溃，吐拉摩那之子摩醯逻矩罗（西元五〇二—五四二年），即成为中印度之王。当时有摩腊婆国的耶输陀尔曼（odharman）王，於西元五二八年征伐摩醯逻矩罗，并使之退到迦湿弥罗。中印地方，即由笈多王统的支裔，一个摩揭陀地方很小的侯国，继续了后期的笈多王朝（西元五三五—七三〇年）。

在南印方面，案达罗王朝灭亡之后，波罗毘（）族据於建志补罗（），成立波罗毘王朝（西元二二五年顷—九〇〇年）。

婆罗门教的复兴

笈多王朝的文化特色，可说即是婆罗门教的复古主义之抬头。自迦腻色迦王到笈多王朝前期之灭亡，也就是西元二世纪到五世纪约四百年之间，因无外敌的入侵，复古主义也随着王朝势力的鼎盛而勃起。

婆罗门教，自阿育王以来，由於佛教之发展，传统的信仰便潜入於社会的底流。至此时，已经过整理、修正、结合了民间通俗信仰的湿婆、维修奴的崇拜，成为新的印度教（）的姿态起而

复兴，这是雅利安民族的文化与印度先到民族的文化之结合，它的起源，即是《大战诗》中的《薄伽梵歌》。当小乘佛教日渐变成学术思想化，且在教内大肆争执义理之优劣高下之际，对于民间的生活及通俗的信仰，却日渐疏远；印度教之复兴，即是基于通俗化的信仰，并采取了佛教的哲理而予以补充其不足。大乘佛教即是为了挽救此时代的危机而出现。

笈多朝时，对于古典梵语（）之复兴，且被采作公用的语文，与婆罗门教的复兴有关，大乘梵文佛典的完成译写的工作，大致也与笈多王朝的梵语复兴有关。

笈多朝的诸王信仰，也以婆罗门教为基础，例如沙姆陀罗笈多及迦摩罗笈多一世（Kuma-ragupta I）二王，举行自熏迦王朝以来即未曾行于中印度的马祀大祭，乃为显着的事实。故对于佛教颇为冷淡。

但其诸王之中，以个人身分对佛教表示好感的，或进而尊崇佛教的，也不是没有。例如在《世亲传》中，正勤日王^补柯罗摩阿秩多，曾施世亲三洛沙金，新日王婆罗秩底也皈依了世亲，世亲也受到新日王的嗣子及王妃的留请久住在阿^输闍，此虽未必尽为史实，至少反映了当时的王室对佛教尚有好感。

前面说到将白匈奴族的摩醯逻矩罗王征服逐退的，是摩腊婆国的耶输陀尔曼王，玄奘所传，征服匈奴王的，乃是后期笈多王朝的婆罗阿迭多二世（）。周祥光《印度通史》一一七页则说是二王联合击退并生擒了匈奴王，可是又把他放了回去。婆罗阿迭多王，为了纪念征战的胜利，便建了一座很大的佛寺，那便是有名的那烂陀。

北印教难

来自北方的侵略者摩醯逻矩罗王，极端仇视佛教，毁灭佛法。势力所至，佛教凌夷。据说当他被放回北印之后，在迦湿弥罗一地，毁坏寺塔，即达一千六百所。《付法藏因缘传》（《大正藏》五〇·三二一页下）所称的师子比丘，当时正在^罽宾（即迦湿弥罗）大做佛事，而为「弥罗掘」所杀，法统因此而绝。弥罗掘，便是摩醯逻矩罗的异译。亦有译作密希诃罗（）。因此，史家每将此王与熏迦王朝的补砂密多罗并称。

那烂陀寺

根据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卷九（《大正藏》五一·九二二三页中）所载，那烂陀寺的初建，是在「佛涅槃后，未久，此国先王钵迦罗阿逸多（唐言帝日），敬重一乘，尊崇三宝，式占福地，建此伽蓝。」又经佛陀多王（觉护）、他揭多多王（如来）、婆罗阿迭多王（幻日）、伐^闍罗

王（金刚），历代继续增建，至戒日王时已是第六帝了。但在笈多王朝中，除了后期的婆罗阿迭多王，均无其人，戒日王乃是伐弹那王朝（即戒日王朝）的人。在西藏的传说，无着、世亲均曾於那烂陀寺弘通大法，但於汉译未闻此说，而且在法显及智猛的游印记载中，也未见言及那烂陀寺之名。

根据多方的考察，玄奘所说的「佛涅槃后未久」即建此寺，乃是不确的。由后期笈多王朝的幻日王所创建，则比较可信。在所见的资料中，住持那烂陀寺的名德，是由德慧或护法开始，护法约为西元五三〇至五六一年间的人，后期笈多王朝则为西元五三五至七三〇年间。

不过，本寺寺址，原为佛世的庵摩罗园，佛陀曾於此处说法三个月。到了玄奘至印前后，正当戒日王在位，该寺食邑二百馀，日进大米酥乳数百石，九寺一门，周围四十八里，常住僧徒一万人，并为印度诸国所仰慕，俨然一所唯一的佛教最高学府。

见於记载的此寺住持之名，先后有德慧、护法、护月、坚慧、光友、胜友、智月、戒贤、智光、月称，达摩鞠多等诸大论师。玄奘三藏是我国第一人知有此寺，并在此寺大振声名。其次有义净、道琳、玄照、道生、安道、智宏、道希、无行，到此求学。来我国弘法的印度僧人之中，例如波罗颇迦罗蜜多罗、地婆诃罗、善无畏、金刚智、般刺若等，也都曾在此寺求学。

从这些名德看来，那烂陀寺先是唯识学派盛行的学府，后来即成为密教大乘的学府。

佛教概况

从《高僧传》卷三「法显传」（《大正藏》五〇·三三七页下）所记载当时的印度（法显於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出西域，义熙十二年返扬都，即西元三九九—四一六年），大乘小乘均颇盛行：

北印度七个国家，注明为小乘学的两个，多学小乘的一个，大小乘兼学的一个，综合起来是小乘教势盛过大乘。

西印度四个国家，注明为小乘学的一个，大小乘兼学的一个，综合起来，仍是小乘学占优势。

中印度十二个国家及城区，注明小乘学的一个，多小乘学的一个，大小乘兼学的一个，可想大乘较多。

法显在东印华氏城，得到《萨婆多众律》、《杂阿毘昙心论》、《毘尼》、《方等般泥洹

经》、《摩诃僧只阿毘昙》等圣典。可见东印的当时，已为大小乘学的汇合之处。

据印顺法师剖析当时的概况：1.无着、世亲，自犍陀罗南来至阿踰陀（阿逾闍）为中心，沿西海岸南下，与南印的学者相接。这是西系唯识学者的向南活动。2.东方的摩揭陀，据法显、智猛的目击，华氏城的佛教赖婆罗门的大乘学者而住持。3.放海南下到师子国（锡兰），亦是大乘及上座部二流并畅。4.当时由中印度来华的昙无讖、求那跋摩，多系译介真常唯心论的圣典。真常大乘的根由，即是以大众部及分别说系的「心性本净」，融合了犍子系的「不即不离蕴我」而成之真常我。（印顺法师《印度之佛教》第十三章第一节）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（繁体）